

MAN ZU MIAN JU
XIN FA XIAN

满族面具新发现

王松林 傅英仁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和

PDG



作者简介:王松林(笔名:方琪),男,汉族,1964年冬生于吉林怀德。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吉林省红楼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外散文诗研究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中国人》杂志特邀编审。

主要著作有:诗集《夜里也有太阳》、《文虫自鸣》,评论集《风中的草帽评析》,散文集《蓝色之梦》,报告文学集《走过大野地》,长篇小说《红罗女》、《拓疆龙》等。曾在全国文学大赛中多次获奖,其名字被收入《东方之子》、《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大辞典》等多部大型典籍中。



作者简介：傅英仁，男，满族，现年 80 岁。曾任黑龙江省宁安县志编辑办公室主任兼主编，长期从事满族民间文化研究，是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民俗所研究员、吉林省民族所兼职研究员。

其主要著作有《满族神话故事选》等。曾担任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荒唐王爷》、《黑土》的顾问和策划，先后十四次荣获国家、省、市嘉奖，他本人是满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祖传保存下来十五套古典舞蹈、十六种萨满教祭祀实例、八十多个满族面具图形，为弘扬满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目 录

历史性的新发现(代序).....	(1)
------------------	-----

第一辑 新奇的发现

满族面具的来历.....	(9)
满族面具的发现与发掘	(13)
满族面具的艺术特色	(16)
满族森林文化的图象符号艺术	(20)

第二辑 古老的传说

创世女神	(40)
手鼓的传说	(67)
佛赫妈妈和乌申阔玛发	(70)
三音贝子(大力神)	(77)
突忽烈玛发(水神)	(81)
托阿恩都哩(火神)	(88)
他拉伊罕妈妈(断事神)	(94)
多龙格格(弓箭神).....	(101)
阿达格恩都哩(豹神).....	(108)
鄂多里玛发(狩猎神).....	(114)
恩图色阿(开山神).....	(119)
朱拉贝子(保护神).....	(125)
昂邦贝子(部落神).....	(131)
沙克沙恩都哩(喜神).....	(140)

石头蛮尼(石神).....	(146)
鄂多玛发(祖先神).....	(151)
抓罗妈妈(鹿神).....	(159)
绥芬别拉(马神).....	(165)
乌龙贝子(白山主).....	(173)
纳丹乌希哈(七星).....	(181)
安楚拉妈妈(代力妈妈).....	(185)
芍药音德(芍药神).....	(193)
白云格格(云神).....	(197)
安顿玛发(风神).....	(202)
七彩梅合(蟒神).....	(207)
伊尔哈格格(绣花神).....	(211)

第三辑 附 录

萨满教的起源与历史作用.....	(216)
北方民族萨满面具艺术.....	(224)
后记.....	(231)

历史性的新发现(代序)

〔满〕富育光

“希腊的塑像艺术不但造出了人,最美的人,并且造出了神明,而据所有古人的判断,这些神明是希腊雕像中的杰作。”

——〔法〕丹纳《艺术的哲学》

近年,我在完成《萨满论》一书之后,萦绕在脑海不可平静的是,满族一位朋友约我为之撰写的两篇文章,一是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其二便是有关满族及其先民传袭古久的假面艺术遗存及其人文学意义。这两篇文章,也恰是在民族文化的积年考察和研究之中,既感兴趣又十分关注的事。事实上,我对上述两项命题的默默开拓与资料积累,进行十余年之久了。特别是第二篇内容,在给台湾等地论文中,我们也首次触及了这方面问题。但终因诸事相扰,又因资料与信息占有不宽,迟著不前。欣慰的是,在我日夜苦劳下,第一篇脱稿后已在专刊发出,然而第二篇文章反而感到陌生,痛苦地搁浅有时,像应出航的船,总觉得前方的查勘尚缺了些什么,不舍鸣笛远行。

去年夏日难忘的一天,松林兴奋地来舍,告诉我他出访黑龙江省宁安的突破性收获,发现并征回珍藏有年的满族各种假面遗物八十余张,而且并记录了其中一些面具的神名和故事。这确是令人振奋的喜讯!松林将全部面具图绘原件,热心地都拿出来,让我欣赏和评鉴。实物,是用早年的茅头纸、窗户纸等裁成16开左右的长

方型图纸,用铅笔绘制面具图样,并在每张上标出面具的色彩、神名和象征涵意。多数纸张因年月陈放日久,已经褪色变成暗黄色。估计有些面具,至少珍放了六十余年之久。图样形态,十分丰富,有人、禽、兽及象征图型,反映了面具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这些珍品,确是弥足珍贵的满族文化遗产,是多年难见到的稀世之宝!可喜可贺!

这些珍贵面具,是黑龙江省宁安地区两位满族著名的文化传承人、民俗学家、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先生与已故的关墨卿先生祖传继承下来的。英仁叔早在1986年来长时,便介绍过他与关老亲如手足,合作整理满族传统说部艺术《比剑联姻》,并且藏有面具脸谱的事。关老之人才是英仁叔发现的。当时,因忙于东京城萨满祭祀录像,没有过多重视此事。后来,我几次去英仁叔家,与关墨卿老人两次在英仁叔处晤面,建立了友谊,使我更多了解了他的家事与文化经历。关老为人热情,擅讲唱、绘画,为关姓家族颇受敬重的文化人,长期受家族文化熏陶,喜爱本族文化遗产,不擅于社会交往,当时社会知名度不高,但多年默默巡访附近村屯,留心并广泛征集了大量满族文物与手抄资料,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留,有令人钦敬的贡献。特别是在英仁叔的帮助与鼓励下,克服诸方面困难,坚持整理和讲述满族民间故事,丰富了满族长篇说部文化宝库。满族面具文化,是他重要的珍藏。在我的调查笔记中,记有他曾介绍宁古塔在早逢年节,满族老幼喜戴“玛虎”,耍“玛虎戏”的情景。傅英仁先生更是全国久负盛名的满族文化传承人、资料收藏家。他一生坎坷,然对民族文化热爱至深,既承继长辈与亲属的民族文化财富,又好学苦求,直到晚年仍勤于民族文化采风和调查工作,常听婶母讲授,通宵整理族俗轶事,不知疲累。傅老无私育人,无私助人,他讲述的数百万字满族神话、传说和长篇说部《萨布素将军传》、《红罗女三打契丹》、《东海窝稽部传》等珍贵文化遗产,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其中许多内容已传国外,有的改编为重要剧

目与民族歌舞。还有些说部正在进一步整理中。这次,他将珍藏的面具图形与“班吉柱”(俗称望柱、生命柱)图绘,经王松林先生进行整理、发掘,现全部披露出来,与关墨卿先生满族面具图绘相映成辉,珠联璧合,使人耳目一新,填补了宁安一带满族面具乌复可见的历史空白,对满族古文化的贡献与研究,意义是深远的。

长期以来,北方诸民族面具文化的发掘与研究,相对迟缓与薄弱。究其因,主要因素是面具(或称假面)文化含有深厚的文化意韵和某种信仰观念中的神秘主义气氛。面具,最初始的人文功能来自古代先民的牧猎行为。在北方的古岩画中,常可见到生动多彩的岩画假面,其中既有崇拜星辰日月的自然神祇面形岩画,又有众多栩栩如生的禽、兽、虫、鱼乃至人面岩画,反映原始人类讴歌生命伟力、企慕为自然界主宰者的磅礴心态。在萨满教原始祭礼中,作为人神中介的萨满,为完成千难万险的伏魔重任,或巡访宇宙间各种有惠或有害于氏族的超自然力量,便要制做和佩戴各种形态的假面外形,穿梭驰骋,左右逢源,使魔怪无法辨认和报复,萨满永立不败之地。在东北亚各族萨满也包括满族先世诸姓萨满,往昔皆珍存无法数计的萨满假面,只不过祭后惧其滋祸藏邪,多火焚或深埋,极少留存,亦有随萨满主人病歿后同时入葬。数千年萨满教万神崇拜观念所哺育和濡养的北方诸民族群众,对神秘的假面亦世代推崇为护身灵和生命伴侣。不仅假面的制作与陈放均有禁忌。而且将假面视为万能而神圣的生存保护伞。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同北亚埃温基、楚克奇、那乃、乌德赫等人很相近,甚至有时出行前,将假面(神兽等面形)画在或炙刻在车棚、兵器或鼓面、乐器上面,认为便可平安增智。甚至满族先民很早就有“面具舞”,俗称“玛虎戏”。“玛虎”(mahu)为满语,即假面,或称面具。早年,多用草秕、树皮、兽革制成白板,贴上面型,亦有用大龟盖、海贝壳、鱼骨镂粘而成。近世多用高丽纸、桦皮里层叠粘成硬板,再绘刻人、鸟、魔怪脸面形象,慈祥狰狞,千态百式,咄咄感人。《清史稿》乐志八中载,

清代葬式舞中的扬烈舞戴面具者有三十二人之多。其实，满族民间的“玛虎”舞，辽金以来，“寿宴节庆喜罩玛虎面，踢踏雀跃，家藏多者达百余件”（《爱辉十里长江俗记》）。

近些年，在我国北方诸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和挖掘抢救工作中，满族等诸民族面具实物与线索的发现，时有喜讯传来。多数的面具实物，系源于萨满教神祇崇拜观念的形态遗存，其中鄂伦春、鄂温克、达翰尔等民族萨满面具，发现较早亦较普遍。蒙古族“浩黑麦”面具，在依克明安等地方亦曾发现过。满族萨满教信仰面具，近些年在黑龙江、吉林满族聚居地方，亦陆续有些零星发现。但是，能够完整地保留、传承和发掘出来如此规模的满族面具，实属罕见。它必将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松林同志近两年来锲而不舍、克服困难、孜孜敏求的田野考察精神，确有百折不回的毅力，终于挖掘到了文化宝藏，是值得学习和钦敬的。像此次在宁安发现如此集中和大量的满族遗存面具图形原件，确是在满族文化研究史上值得载纪的日子，是首例和空前的！它大大丰富了满族面具文化内容和形态特征，开阔了人们视野，使满族文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乃至原始雕艺学的研究，必将起到有力的参佐作用。

若仔细研考，此番能在我国北方宁安一带民众中，发现并征集到了满族早年流传在民间的假面图形原件，是与当地文化历史地位相合的，尚属情理中的事。宁安，旧称宁古塔，是清代时期清王朝北方重镇。尤其在清初，顺治至康熙朝更是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发甚早。以其在北疆民族关系、军事戍边、抚恤绥靖等诸方面的重任与地位，甚至超过陪都盛京。宁古塔当地，满汉文化均十分昌盛。清代流人张缙彦因罪谪戍宁古塔，后老死该地。为著名七子之一。他留下许多记叙宁古塔的文稿，充满作家钟爱祖国山河的深情。他在《宁古塔风俗论》中言：“宁古去京师，不过数千里，山海关以外，风土异也”。宁古塔当年风情是，夏不伐青，婚以牛豕，夜

不闭户，行旅不卖粮，敬老尊齿，享赛而祀祖宗，等等，这些正是满族人的古风。他更在《宁古塔山水记》中言，宁安满人“头戴铁马，衣彩衣”，这是祝祭者的形态。“头戴铁马”，古代为“头戴祭革面”，即假面。并言“乌喇插马，虎头熊皮，其形更怪”。插马，即萨满，讲述萨满祝祭时的头饰形态。值得申明的是，在原始萨满教古代祭礼中，萨满的头饰的发展变化趋势是，由简入繁，再由繁入简地演化形式。萨满祭礼时最早多喜欢罩上假面，后来注重神帽。面具部分渐用彩条、流苏等替代。按老萨满的介绍讲，改用流苏等罩面，依然起到面具遮住萨满面孔、不致被辨认的目的，同时对于萨满激越的活动不受影响，呼吸也更自如顺畅。可以讲，面具与神帽均为萨满头饰的不同形态和观念意识的反映。“虎头熊皮”，可以讲就是当时祭祀假面的一种。由此可知，宁古塔满族当年祭祀便有戴假面的古俗。傅英仁先生、关墨卿先生，在我八十年代初采访时，也多次介绍他们幼年时，宁安一带有喜耍玛虎戏的情形，并且他们长辈中年轻时戴面具跳玛克辛莽式舞。《爱辉十里长江俗记》、《爱辉祖训遗拾》等笔记作者富希陆先生，其祖康熙朝奉旨由宁古塔远戍爱辉的。他在上述笔记中，多处记载满族先人喜戴玛虎（面具）祝祷或舞蹈的事。如：“爱辉玛虎喜耍者，传自祖地宁古塔”。“兵进呼玛河，宿帐有玛虎莽式”。“宁古塔多姓喜玛虎戏，戏中有莎玛故事，有猎物幻女救人，戏中人各罩玛虎，唱做技绝惊座。远戍爱辉后，偶有稔此技者在军中献艺，人聚如潮，缅系乡情，台上下声泪俱合，世代传继，围众不泯”。记得，童年时，我在四季屯就见过族中长辈富顺和等，戴玛虎唱跳莽式舞。春节除夕，老人还给我们小孩戴小玛虎，躲灾迎神。满族族众早先喜爱面具舞，扮演各种神、人、鸟、兽、虫、鱼形象，成为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面具的制作形态很多，彩色艳丽，是民间工艺品。早年集镇城邑，有“玛虎”匠人，精秀者售银较高，常被争藏。

这次宁安发现的假面图形，所用纸类，铅笔笔调的自由流畅，

所标色彩丰富,面具各种神态风韵符合满族历史风俗。可以断定,绝大多数是满族生产生活信仰中的神话人物以及世代所崇祀的萨满教中的神祇。这在往昔满族聚居村落中,十分倡行,是较普遍易见的。图形是当地满族民间举办玛虎戏活动备用底样,用于玛虎戏或葬式舞中的制作参考。早年,留存面具底样是习惯做法。族众中制作玛虎假面,有传统的禁忌观念,制作时由族中选出专人承担,制成后恭敬存放高处或静洁的地方,一般用后妥为收藏,残破者要焚化掉。对于表现某些伏魔驱邪或躲灾病的特殊假面等,绝禁用后保留,均要焚化、埋葬或送进深山幽谷。面具的式样、脸谱,诸姓没有统一的模式,完全是群众智慧与工艺的完美展示。宁安面具图形,内涵便很生动、优美、丰富,充满神秘的想象力。从笔调技法看,有些面具图形估计传承的时间和年代是很久远了。所以,具有研究与文化学的价值。据收藏家傅老介绍,有的面具图形是他早年仿绘于一些姓氏萨满神案上的影像。可以说,在满族民间假面中,确有不少来自于萨满教信仰中的面具素材,但更多的属于民间玛虎面具范围。萨满假面,是有极严格的制规与一系列宗教禁忌。它是在萨满因某种神事行为,由萨满在特定环境、特定氛围下,个人意念中所诱生的幻像并制成神格面具。传承关系限萨满之间,绝禁外传。但宁安满族面具亦始源于萨满信仰,它的发现与征得,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仅充实了满族古文化研究的新资料,更可喜地是进一步证实了《清史稿》等文献中关于祭祀舞蹈中有众多大小马护(即玛虎)的文字记载,也令人信服地补证了《爱辉十里长江俗记》等先人笔记中讲述满族古有玛虎之舞,式款繁纷、老幼皆喜,以及阐述玛虎源出宁古塔(宁安)等条目的细腻与准确,无疑这对于满族古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

最近,欣闻松林与傅老合著《满族面具新发现》一书,即将面世,这更是一项满族文化研究的盛举。该书除了要翔实、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满族面具文化的深邃内容、形态、观念内涵,还要发表

有关论文。除此,与面具形态有关的满族古代神话,也拟作系统地介绍。这是很有意义的构想。建国以来,祖国丰富浩瀚的书海中还设有一部专门汇辑满族古文化集萃的书籍。我相信,它必有助于推动满学的深入开展,也必会引起国内外诸友的青睞和兴趣!

我钦佩松林先生的工作精神,更感谢他做出的辛勤开拓与贡献。

谨以马克·吐温一句名言结束本序:“人的思维是很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会一定做出使你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来。”

1999年5月8日

第 一 辑

新 奇 的 发 现

满族面具的来历

萨满教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一种原始宗教，产生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萨满教文化的遗存，至今在我国东北地区时有发现，是极珍贵的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萨满教原始信仰行为的传布区域相当广阔，囊括了中北欧、北亚、东北亚以及北美广袤地区。该区域古代渔猎和游牧民族都曾经盛行萨满教信仰。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多神教，远古时代的人们把各种自然物 and 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本身联系起来，赋予它们以主观的意识，从而对它敬仰和祈求，形成了最初的宗教观念，即万物有灵。宇宙由“天神”主宰，山有“山神”，火有“火神”，风有“风神”，雨有“雨神”，地上又有各种动物神、植物神和祖先神……形成普遍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

在萨满举行宗教活动的仪式上（跳大神），所用的法器很多，如神案、神杆、腰铃、铜镜、铜铃、神刀、抓鼓、抬鼓、鼓鞭等。抓鼓，满语尼玛琴，也称神鼓，鼓背有抓环，圆形或椭圆形，象征浩渺的宇宙，也是萨满活动的主要乐器。鼓鞭（鼓槌）为萨满的宇宙坐骑，鼓声的缓疾代表神灵飞天的步履。鼓鞭满语称“蛮特”，是洪荒初开的远古时期，先祖用来披荆斩棘，创建家园的劳动工具。萨满法器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法器上都刻绘有各种神的图案。尤其是在神案上和抓鼓上古时都刻绘有色彩丰富的神灵面具，这些神灵的名称、来历，分别在萨满神谕里记载、传唱。其中源远流长的满族创世神话

《天官大战》对 300 女神的来历都有描述。祖居黑龙江省宁安地区的著名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老人(镶黄旗)自幼师承祖父傅勇利、祖母梅赫勒哈拉大萨玛和当地的著名老萨玛,掌握大量满族宗教、民俗、工艺、神话传说,特别是他 16 岁时开始广泛收集、保存祖父传下的数十种神灵的面具图样,难能可贵。从这些满族面具,无论是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民俗价值、文化价值都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些面具在满族民间虽然曾经流传,但由于它是宗教用品,具有神圣的权威性、神秘性和保守性,是不许外人观瞻、流传的。萨满面具均由萨满与神器一同供奉,享受祭礼和香火,经上代萨满允许方可由小萨满祭祀时戴用,也有随老一辈萨满入葬的。根据面具神性不同,面具可以在萨满内部之间传世珍藏供奉,也可以在萨满去世后随葬。某些面具、神器,均在每祭后必焚之,随祭祀内容要求萨满按意念制做幻像后再焚,禁忌存藏或遗落某处。据《大金国志 初兴风土》:“亲友死,则以刀割额,血泪浇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槨,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所以,面具作为萨满祭祀神器目前已很难看到了。

傅英仁先生,深知这些民间艺术价值的宝贵,长期以来,坚持田野作业,深入调查,他先后走访了的唐姓祖居海林县卜家屯一带的,在他们保存的长 4 尺、宽 3.5 尺的神案上绘有 8 个神的面具。傅英仁老人在 1934 年在卜家屯卜长寿家看到木刻神面像三个。(大力神恩图色阿和二瞞爷、三瞞爷神)。宁安县蓝岗乡杨姓,其后人杨万昌保留 3 个神面像。关姓,在宁安大盘岭屯。其后人关龙奇,保留的大神案子上绘有 17 个神面像,分三层,那一层天神 3 个、二层地神 7 个、三层动物神 7 个。更重要的是傅英仁传承下来的满族葬式舞(九折十八式)曾在宁安地区流传,在舞蹈中每人都戴有假面具,这是满族面具流传的重要载体。《清史稿》一百一卷中记述:“乾隆八年,更名庆隆舞,内分大、小马护为扬烈舞,是为武舞;大臣

起舞上寿为喜起舞，是为文舞。”又载：“扬烈舞，用戴面具三十二人，衣黄画布者半，衣黑衣皮者半。跳跃倒掷，象异兽。骑禺马者八人，介胄弓矢，分两翼上，北面一叩，兴。周旋追逐，象八旗。一兽受矢，群兽慑伏，象武成。”文中所提“马护”，即“玛虎”，亦指假面。从中可见，舞蹈中戴假面者竟达三十余人，多为兽面，是围猎场面的拟态舞蹈。又据《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中记述：“玛虎”之爱耍者，并非只在清宫里。满族民间望族和大的部落，早在金代就有面具玛克辛(舞)。酒兴，戴玛虎雀跃共娱。玛虎舞，有猎舞、寿舞、辞岁舞、婚嫁舞、出征舞等等。清中叶后，又多用高丽纸粘成多层硬壳，外面彩绘、粘上须眉，精巧别致，制做精秀者，还能戴在头上，下连半身古服。早年瑗辉城里，有玛虎匠人，按面具制工收银不等。玛虎为北方一绝艺，多有收藏者。另外祖居宁安海林县的关墨卿老人(1988年去世)在伪满时，根据祖传下来的面具，绘制出图样 18 个现保存在笔者手中。

宁安(古称宁古塔)自古肃慎时就一直是满族萨满活动的中心，统领八大神群：(一)以白山主为首的长白山神群；(二)以海伦妈妈为首的松阿里神群；(三)以莫里罕为首的萨哈连神群；(四)以嘎鹏呆朱为首的呼尔哈神群；(五)以梅合妈妈为首的神群；(六)乌苏里神群；(七)安车骨神群；(八)以东海神群。这八大神群每年 9 月 13 日都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烧香大会，进行比武请神。据傅英仁老人回忆，光绪十五年在宁古塔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其祖母梅氏大萨满在比武中取得第一名。梅氏曾多次详细谈起过这次盛会的精彩场面：人们手举抓鼓，有的鼓上绘有各种动物图案和神的面具，鼓鞭上也刻绘各种符号文字和图案，摆放的神案上也绘有天神、地神、动物神、植物神、祖先神的神形和面具……大萨满讲唱长篇，多是本部祖先英雄传奇故事。一讲就是七八天，全城男女老幼争先恐后，扶老携幼出来观看、听讲，真是热闹非凡。随着宁安地区汉人的大量迁入，清朝政府对宁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控制，使

得满族的民间,宗教祭祀活动,越来越少,以至逐渐失传。

目前,根据傅英仁老人提供的材料和绘制的满族诸神面具图形,经过我们调查、发掘和整理出当年的面具近百个,现公诸于世,以飨广大民间艺术爱好者。